



1984—2013
《当代作家评论》
30 年文选

林建法◎主编

三十年
三十部长篇



NLIC2970940289



辽宁人民出版社

书名：三十年三十部长篇

作者：林建法



三十年三十部长篇

林建法◎主编



NLIC2970940289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林建法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十年三十部长篇 / 林建法主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1

(《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

ISBN 978-7-205-07727-3

I. ①三…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4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0315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邮 购） 024-23284324（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发行部） 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辽宁省沈阳印刷厂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 张：30.25

字 数：533千字

出版时间：2014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时祥选

装帧设计：丁末末

责任校对：蔡桂娟

书 号：ISBN 978-7-205-07727-3

定 价：60.00元

序 言

林建法

《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三十年前夕，几位朋友相约在常熟举办了一场座谈会，其中有的朋友几乎是给《当代作家评论》写了三十年的稿子。在这之前，我对是否办这样的活动颇为踌躇。我大学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几乎都是在以杂志为平台研究别人，现在突然由别人来讨论我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感觉不适应。但转念之间，又觉得《当代作家评论》并非我个人的事业，换一个位置聆听朋友们的教诲，于我于杂志都大有裨益。出席座谈会的朋友有批评家、作家，再加上我这个编辑，形成了一个关于文学与批评杂志的对话空间。如果忽略那些对于杂志和我的溢美之词，朋友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其实并不局限于《当代作家评论》，涉及到批评与创作、杂志与作品的经典化等诸多问题，这本杂志以及我本人只是近三十年文学生产中的一个环节或者个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太深的印记。在文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期，一九八四年一月《当代作家评论》在辽宁创刊。其时，我在福建编辑另一本评论杂志《当代文艺探索》。两年以后，我从南方的福州到北方的沈阳，成为《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在这个编辑部度过了我的青年、中年时期，又在退休后延聘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最好的时光都是在杂志社度过的。尽管这么多年来有这样那样的艰辛和困难，但比起这本杂志的价值，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这个编辑部也曾经有这样那样的故事，而我则把自己的所有都编辑在这本杂志的字里行间。我在一九八七年一月担任杂志副主编，二〇〇一年担任主编，协助其他主编或独立主编杂志。在《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三十年时，我想起为这本杂志作过贡献的历任主编

思基、陈言、张松魁、晓凡和陈巨昌几位先生，特别缅怀在晚年仍然关心杂志的陈言先生。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呵护这本杂志，在我和我前辈们是一以贯之的，虽然办刊的思路并不完全一致。

从九十年代开始，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和文学的语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是文学不再处于中心位置，也即所谓的边缘化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消失甚至死亡，恰恰相反，文学一直以自身的方式生长，优秀的作品始终是一本批评杂志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语境中，如何以新的办刊方式应对新的文化秩序，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另一个变化是市场的兴起和发展，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任何一家杂志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我不能说自己没有困惑和犹豫，特别是在受到一些人为的干扰时；但是，我觉得我和杂志的同仁方寸未乱。无论人事、语境等有了怎样的变化，文学、文学批评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批评杂志，其意义就在于超越现实的困扰，坚持文学的理想，严格批评的尺度，坚守敬畏文字的立场。这几个方面把持住了，杂志就不会随波逐流。可以说，正是在应对新的危机中，《当代作家评论》完成了历史转型，既传承了曾经的特点，但更多地呈现了新的风貌，而我个人的办刊风格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渐成熟。就像有许多人肯定我一样，不可避免地有另外一些人不赞成我的办刊风格，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一份杂志不可能不留下主编的个人印记，重要的是它留下了几代人观察和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痕迹。

在这次座谈会上，王尧兄建议我编辑一套《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以学术的方式纪念曾经的岁月。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从二〇一二年九月，我便着手这一工作，几乎重读了三十年的《当代作家评论》。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套文选有十种：《百年中国文学纪事》，收录的论文侧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包括文学史著作的撰写等问题；《三十年三十部长篇》收录了关于三十部长篇小说的文论，以及讨论“茅盾文学奖”的文章；《小说家讲坛》以小说家在苏州大学的讲演为主，还收录了部分小说家的讲演或文论；《诗人讲坛》收录了关于诗歌研究的论文，诗歌研究是本刊近几年来重点编发的内容，试图改变目前以小说研究为中心的状况；《想象中国的方法》是关于作家、学者的谈话录，从中可以管窥作家、学者或批评家用写作想象中国的方法；《讲故事的人》是关于莫言研究的专辑，《当代作家评论》自创刊以来发表研究莫言的论文一百余篇，这本书收录了小部分相关论文；《信仰是面不倒的旗》是研究贾平凹、张炜、张承志、韩少功、李

锐、尤凤伟、王安忆、铁凝、范小青、阿城、刘恒、叶兆言、刘震云、王朔和史铁生的合集；《先锋的皈依》和前两卷一样，同样是收录了反映《当代作家评论》主要特征之一的作家论，涉及到的作家有阎连科、余华、格非、阿来、残雪、林白、陈染、李洱、毕飞宇、孙甘露、北村、吕新、艾伟、劳马、马原、刁斗和王小波；重视辽宁和东北作家研究也是本刊的特色和使命，《新生活从这里开始》大致反映了当代辽宁作家的研究状况；《华语文学印象》侧重收录了研究港澳台作家及海外华人作家的论文。

所谓“挂一漏万”的说辞同样适合这套书。尽管有十卷的篇幅，但相对三十年《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论文，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我以分类的方式来编选论文，难免疏漏掉一些无法归类的论文。因此，这十本书虽然大致反映了《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的面貌，但研究者不必受此限制。

在文选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江同志。张江同志对处于困难中的《当代作家评论》如何办刊给予了很多指导性的意见，并且给予了经费支持。张江同志爱文学、懂文学、重批评，给我和国内的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要向出版文选的辽宁人民出版社、协助我编选的李桂玲以及关心文选出版的朋友致谢。



001 李平生	《道人变法师》 / 施重
001 韩 李	界世相《白鹿原》 / 路小记 / 许文
001 林立平	《白鹿原》卷一章《芦苇破败》 / 王安忆
001 龚晓明	书中留痕 / 陈建功
001 张志英	《斯美因说》 / 刘家伟
001 朱东吴	百谈《史记》 / 陈其南
001 陈鹤良	家教由来中《米》 / 刘小枫 / 方立天
序 言	孙白堕心相望美 / 赵父长想 《销魂已矣兮》 / 卢余音
焚书之后	林建法 / 001
——读阎连科《四书》	张景均 / 王平 / 《对影映天光》
心灵的挣扎	雷 达 / 012
——《废都》辨析	黄文杰 / 《树之风流》 / 蒋修昌 / 洪子诚
庄之蝶论	李敬泽 / 025
叙述的极限	张清华 / 035
——论莫言	《狂想曲》 / 余秋雨 / 《山居笔记》
原罪的忏悔，人性的迷狂	吴 俊 / 058
——《古船》人物论	陈其南 / 《白鹿原》 / 陈其南 / 《白鹿原》
史志意蕴·史诗风格	白 烨 / 069
——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	王蒙 / 《人世间》 / 陈其南 / 《白鹿原》
向故事蜕变的“历史”	董之林 / 078
——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及其他	陈其南 / 《白鹿原》 / 陈其南 / 《白鹿原》
《古船》的道路	王晓明 / 085
——漫谈《古船》、《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	陈其南 / 《白鹿原》 / 陈其南 / 《白鹿原》

重读《活动变人形》	许子东 / 100
文化与心理：《玫瑰门》的世界	李扬 / 107
读宗璞《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	卞之琳 / 112
向生存边界的冲击	郜元宝 / 119
——评残雪的《突围表演》	
读奇文，话奇人	张志忠 / 125
——张承志《心灵史》赘言	
一半是历史 一半是寓言	吴秉杰 / 137
——苏童长篇小说《米》中新的探索	
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	陈晓明 / 144
——评余华《呼喊与细雨》	
坚硬的河岸流动的水	张新颖 / 154
——《纪实和虚构》与王安忆写作的理想	
最后的寓言	张颐武 / 162
——刘恒的《苍河白日梦》读解	
一部大小说	李国涛 成一 阎晶明 谢泳 李锐 / 173
——关于李锐长篇新著《无风之树》的交谈	
《马桥词典》：敞开和囚禁	南帆 / 180
史铁生的文字般若	张柠 / 190
——论《务虚笔记》	
一种读法：《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余斌 / 203
说傻·说悟·说游	贺绍俊 / 210
——读阿来的《尘埃落定》	
卡里斯马型人物与女性	刘思谦 / 216
——《羊的门》及其他	
行走的影子及其他	王宏图 / 224
——李洱《花腔》论	

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	吴义勤 / 235
——尤凤伟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阅读札记	
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	谢有顺 / 247
——格非《人面桃花》的一种读解方式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	张新颖 刘志荣 / 267
——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	
承纳与救赎	洪治纲 / 281
——评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	
神的尸骸	黄锦树 / 291
——论骆以军的伤害美学	
香港另类的奇迹	王德威 / 307
——董启章的书写 / 行动和《学习年代》	
挽歌从历史密林中升起	周景雷 / 322
——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黑暗叙述的最终方向	王侃 / 329
关于长篇小说的历史意义	陈思和 / 341
难度·长度·速度·限度	吴义勤 / 352
——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	
行走的斜线	陈美兰 / 382
——论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精神探索与艺术探索的不平衡现象	
历史转折期的艺术见证	於可训 / 391
——重读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	
历史的限制与现实的选择	林为进 / 401
——重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之我见	朱晖 / 410
被历史命运裹挟的中国文学	陈晓明 / 421
——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部分获奖及其落选小说述评	



无边的质疑	洪治纲 / 429
——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	洪治纲 / 429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制度性之辨	吴俊 / 462
——关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之类“国家文学”评奖	吴俊 / 462
1051 李晓东 谢海君	“封侯文”曾为《易经》卦辞——
1052 陈吉新	《易经》卦辞——
1053 钟朝华	《易经》卦辞——
1054 陈鹤生	《易经》卦辞——
1055 陈鹤生	《易经》卦辞——
1056 陈鹤生	《易经》卦辞——
1057 雷素国	《易经》卦辞——
1058 王思潮	《易经》卦辞——
1059 刘思潮	《易经》卦辞——
1060 陈文英	《易经》卦辞——
1061 陈美娟	《易经》卦辞——
1062 陈平生	《易经》卦辞——
1063 陈平生	《易经》卦辞——
1064 陈平生	《易经》卦辞——
1065 陈平生	《易经》卦辞——
1066 陈平生	《易经》卦辞——
1067 陈平生	《易经》卦辞——
1068 陈平生	《易经》卦辞——
1069 陈平生	《易经》卦辞——
1070 陈平生	《易经》卦辞——

焚书之后 ——读阎连科《四书》^①

焚书之后

——读阎连科《四书》^①

对阎连科的小说，恐怕得避开那种常规的小说读法，例如故事、情节、细节和对话等等。他似乎无意让它们承载愉悦读者感官的功能，这些小说的基本元素也不指向本地的生活风俗、男女世情和道听途说，或者一个年代的历史风云。这十余年间，阎连科每部长篇小说的标题几乎都是一个关于隐喻的关键词：《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和《四书》。这些涉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矛盾甚广甚深的小说，最深处都有一个隐喻，这个隐喻是小说的支撑点，是基石。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走入作家的小说世界。

对为何要重辟蹊径写一种另类小说，阎连科在《受活·代后记》中说得已经足够明白：“越来越感到，真正阻碍文学成就与发展的最大敌人，不是别的，而是过于粗壮，过于根深叶茂，粗壮到不可动摇，根深叶茂到早已成为参天大树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像小浪底工程和三峡大坝样横断在文学的黄河与长江之上，割断了激流，淹没了风景，而

① 阎连科：《四书》，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且成为拯救黄河与长江的英雄。”^①在他野心勃勃的小说理论著作《发现小说》^②一书中，则有更系统和充分地展开。他在分析中外小说名家名著的长短优劣之后，为我们开出这样一个小说发展的逻辑结构，从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到卡夫卡。他认为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已经死去，代之而起的是以卡夫卡、马尔克斯为代表的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浪潮。他说：“十九世纪，由社会去透视人；二十世纪，由人去透视社会。”他认为新的现实主义小说应该称作“神实主义”小说，“神实主义写作中所追求、推动故事展开和人物变化的原因，离不开全因果、半因果乃至零因果的支持，但更多的是仰仗内因果的酵发和推进。读者不再能从故事中看到或经历日常的生活逻辑，而是只可以用心灵感知和精神意会这种新的内在的逻辑存在”。^③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新的内在的逻辑”是“焚书”，是关于焚书的隐喻。这个故事直接颠覆的就是“日常的生活逻辑”，所以作家觉得没办法用日常的生活逻辑来理解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书连同它们的主人都被贬为社会贱民，于是书的主人们被派到临近黄河的育新区一带大炼钢铁和耕种亩产万斤的高产小麦。匪夷所思的是，管理这些育新区居民的并不是各级领导，而是一个孩子。他用发放小红花的方式奖励这些居民，用近乎戏谑的方式鼓动大家大干快上，完成“大跃进”总路线的目标。他瞒产瞒报，把虚高的指标报告给总部。他发明了用一块石头加上泥巴包装，通过四天四夜的高炉冶炼转化成被炼出的钢铁的办法。还将居民们带到育新区的书随意撕扯，用作各种用途。直到最后，这个历史面目不清的特殊人物，却成了勇敢带领居民们走出苦难之海的摩西，身上被附着了宗教的光环。显然，《四书》的故事梗概不足以让读者了解历史真相，反而是在用隐喻手段有意误导读者偏离历史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误导意在保护作品的历史隐秘性。作家试图暗示，面对一个日常生活逻辑完全崩溃（或说是非颠倒）的年代，作家的任务并非照实摹写那里发生过的所有生活细节，而应该用另一种新的内在的逻辑对其加以颠覆，在颠覆之后予以重建。这就是作家前面所言的“读者不再能从故事中看到或经历日常的生活逻辑，而是只可以用心灵感知和精神意会这种新的内在的逻辑

① 阎连科：《代后记》，《受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② 阎连科：《发现小说》，全文首发《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2期。

③ 阎连科：《发现小说》，第205、20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存在”。好在，作者隐晦的意图已被有的评者看出：“《四书》的内容虚实交错。纪实的时间背景是大跃进饥荒，虚构的地理空间则是在‘罪人育新区’。‘九十九区在黄河南边四十几公里的地方，共有一百二十七个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读书人’。在育新区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期待太过陈腐，只有肉体劳动才能见证存在的价值。阎连科笔下的育新区有独特的风光和历史。”^①

二

焚书是当代人不能忘却的记忆之一。它的历史深度也许不在于焚书这个事实，而在于焚书之后对当代文化的重构过程。这个过程终于在《四书》里得到印证，这种印证实际远远超出了八十年代伤痕期对同一故事的简单书写。第二章育新区“2故道”里写道：“他们和你是一样的罪人需要育新者。育新的规定是一个罪人举报另一个罪人有逃逸之嫌奖励他探亲休假一个月，抓住一个正在逃跑的奖励你探亲休假三个月。抓住三个逃跑者，你就可以获释回到你原来的城市和你的工作单位自由去。在这育新区，每个人都在等待着检举另外一个人。”依照福柯的观点，随着人类社会由古代步入现代，“第一个进程是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消失。惩罚的仪式因素逐渐式微，只是作为新的法律实践或行政实践而残存下来”。^②福柯指出的惩罚方式的转型，在杨绛长篇小说《洗澡》中有非常形象的表现。“洗澡”是作家用近于玩笑的方式，叙述五十年代初在知识界施行的一种相互清理并进而建立个人原罪感的怪异运动。人的尊严、知识在“洗澡”过程中被荡涤干净，但有趣的是，“洗澡”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要经历多次人工反复，建立多次假设，面对许多文理不通的先验概念，直到像霍桑《红字》一样，在心灵某个地方留下深刻的暗示。这种暗示，完全笼罩了当代前三十年的历史。《洗澡》这部长篇是典型的写实性小说，虽然作者运用了钱钟书《围城》那种讽喻风格，也包含了言不由衷的自贬。它甚至发现了当代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从自贬实现自救。自贬或许是另一种意义上

^① 蔡建鑫：《屈辱的救赎——论阎连科的〈四书〉》，《四书·序论》，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②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8页，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的历史脱身术。这恰如作者在《关于小说》中所说：“近代某些欧美小说家，力求小说里的人物故事如实地在读者心目中展现，作者或钻入人物衷曲，或站在故事之外，不以作者身份露面或出声。他们要求故事里的人物或情节，像人世间客观存在的事物。”^① 小说对于《四书》的语言方式不妨说类似一种“洗澡”，它洗掉语言的污垢，力避修辞叙述的繁文缛节，让作品变得像《圣经》的文体和语言那样简约。不过在更隐蔽的层面上，“2故道”育新区的惩罚，是要在现实叙述与《圣经》故事之间，在虚实之间推动某种无休止的循环。通过检举实现自我解脱，洗去身上污垢；但是“洗澡”过程又充满了辩证法，它是结束，也是另一次开始，结束与开始相互排斥而且相互依存。“洗澡”是新社会的程序，进入了新社会就意味着要进入这种程序。而进入这种程序才获准进入崭新的生活，否则一切将被列入非法状态。然而，“洗澡”又形同燃烧的炼狱，这真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考验。许多年之后，我们才得以看清楚“洗澡”原来不过是人类古老惩罚方式转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法律实践或行政实践”。它形式类似《圣经》的赎罪，本质却是对“圣经”意义的最彻底践踏和否定。小说第二章的阅读价值，就在于焚书之后给育新区居民找到了一条新出路：靠检举为生。这对无书可读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广阔和大有作为的天地。

九十九区的位置是距离总部最远、最为边缘、最靠黄河岸沿的。因为最靠黄河岸，就不用担心有人会逃走。往左往右往前去，踏着野荒走上十里二十里，除了他区的罪人们，你难以碰到别人和野畜。终于又走了十里二十里，荒野杂树过去了，看见一片田土和庄稼，以为有人有村庄，你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育新区和种田锄地的罪人们。

如果说阎连科《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和《丁庄梦》中的戏谑性主要是凭借强烈的修辞来产生冲击力的话，《四书》给人的印象则是去修辞，它在语言实践上是一种减法的写作。阎连科似乎是在实验一种靠陈述而不是描述的文学书写，来展现育新区这个特殊的世界。

无可置疑，令育新区居民远离城市和人烟，远离他们熟悉的生活，通过另一种生活来重建他们的精神世界，的确是当代史的最大发明。在对待育新区居民这类社会族群的办法上，当代史给予人类文明的贡献可谓良多，绝非福柯的思想巨著《规训与惩罚》一

① 杨绛：《关于小说》，第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书所能想象，也显然超出了杨绛小说《洗澡》的历史理解力。因为在《四书》里，“惩罚”与“奖励”取得了最大的平衡，奖励几乎是那个年代对惩罚的最为妥帖、聪明、深刻老到的资源配置。对育新区的居民来说，光有惩罚和检举的生活毕竟是不完美的，前者只有配置了奖励的元素，它才能焕发出异常的思想光彩，产生社会动员和激励的效果。这就是主人公“孩子”出现在小说里的理由。可以说孩子的塑造，完全超出了我们对作品的想象，它的意义已非戏谑可以囊括，孩子作为当代小说中出现的一个新人，应当受到评论界的格外重视。作品在第十一章《火》中写道：

孩子他，只记原来自己有多少红花和奖状，不记别人多少花。记得那，满屋帐布一片红，如是红的海。对面小红花，红如晚秋田野红柿子。孩子不记那，到底谁是一百二十朵、一百一十朵，或者不到一百朵。

帐烧了，重新统计有了上百红花的，竟有七八十八个人。可原来，只有三十几。孩子在帐里，烤着他的火。宗教在一张椅上听人来报自己原有多少花。

当代文化的重建过程，并不像今天的年轻人想得那么复杂，它其实是简单和直截了当的。使用的是工农兵们容易理解的修辞方式，例如“我们”、“你们”、“反对”、“赞成”、“凡是什么什么”、“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之类。这种修辞方式便于记忆，更易于在不读书的人群中传播背诵。而对读书者，它就经常变成那种绕口令似的同时难以猜测的辩证法，例如“过关就行”、“下次再来”、“七八年再来一次”等等。它对人群采取二分法的办法，这样阶级叙述就建立了起来。《四书》是在进行某种历史密码的破解？它要直抵历史的深水区？它要做小说家中的蛟龙？但无疑，它各章的设计是颇为绕口令的，是颇具匠心的，老练至于无形之中的。“故道”、“天的孩子”、“罪人录”这些章节与其是排列递进的关系，不如说它们之间是循环的，是一种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神秘复杂的循环的关系。《四书》的结构犹如天书，也犹如《圣经》和《易经》。它无从而来，也无地可去。它是先验的，无法证实的。它是驾临人间和监督所有的人的，然而它的权力却不受任何监督。当代文化的重建过程，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无法求证的过程。这是《四书》的发现，通过上述描写，有历史感的读者也应当由此释然于怀。

我们看得出，《四书》作者是在重建被遗忘的那个历史程序，是在把被新时期浪潮冲

刷瓦解或分化的那个程序，在小说中复原。这个程序就是，“惩罚—检举—奖励”，用拉打兼顾的辩证法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植入一个有效的软件。但是，这种重建的阻力和难度是难以想象的，它甚至难以用小说的叙述加以展现。可能是预感到这一点，阎连科省去了大量生活细节，他试图用障眼法加以包装。

三

在《四书》中，“劳动”也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劳动正在脱离它的衣食住行的古老内涵，脱离日常生活的范围，它变成一种可以被组织的形式。而且在那个不甚遥远的年代，没有人觉得它居然多么离谱，更没有人发现它的如此离谱在今天则是它的崭新意义之所在。

小说用大量篇幅写到为小麦高产和赢得小红花而展开的劳动竞赛，写到为了炼出五星铁，孩子煞费苦心地组织学者研究和实验的具体过程。五十年代末，这种场面遍布全国城乡上下，热气腾腾得让你都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刚刚建国的后发展国家，还以为它们来自古代的原始部族。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解本书作者在许多小说里力图表现的那种荒诞感，不能理解那种极端的叙述，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如此不接受杨绛前面所说的那种现实主义小说典律，即所谓“力求小说里的人物故事如实地在读者心目中展现”。他为什么故意绕开呈现而丰沛的中国写实主义文学传统，在那里另辟蹊径？但稍微回忆一下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那些怪而不怪的事情，那些被推介到极致最后却收不了场的许多社会实验，我们就会明白作者的煞费苦心。

在我读过的阎连科的小说中，最挑战我心理承受力的可能是第十二章“种血麦”的描写。《四书》的取景地，可能是位于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的西华农场，它属于豫东地区，土地贫瘠，有很多地方是盐碱地和沙地，常年干旱。这里小麦亩产大约四百斤左右，有的地方还不足四百斤，如遇自然灾害，当地农业则颗粒无收，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都难保证。由于社会管理层大脑的持续高烧，育新区的小麦亩产指标从四百斤升至几千斤，虚夸为一万斤犹有不满足，还要再升至一万五千斤。为落实孩子的这一神圣使命，为育新区争取到县里以至省里奖励的大红花：

我独自离开那区院，离开和我一样的那些罪人们，到九十九区西北的沙土堆那儿搭下庵棚住下了。那沙土堆有两层楼高，占地超过一亩大，和古时帝王留下的坟陵样。

我一生中最为自得清寂的一段人生就这样开始了。侍弄那一分八畦的地，锄草、浇水，坐在阳坡的畦地头上盯着麦苗看不见的生长和变化。闲下时，绕着沙土堆走走和转转。早晨站在土堆顶上看日出，黄昏坐在沙土坡上看日落。

这位类似古代苦行僧的人物，是要在贫瘠的沙土地上创造奇迹，力夺育新区乃至全省的种粮状元。但就像那个年代著名的黄粱梦一般，这个被贬流放的少爷，这么锄锄草、浇浇水，就休闲似的“早晨站在土堆顶上看日出，黄昏坐在沙土坡上看日落”，自然创造不了人间农业奇迹，只会像管理层发烧的大脑一样，在一穷二白的图纸上写一个蒙人的神话。于是，小说急转叙述节奏，写下了神来一笔。眼看干旱缺水，麦苗黄枯下去，这里地薄也无任何养分，“我”突然想到人的血可以用来灌溉麦苗，保增长，促丰收：

我感到我有些对不住那些单棵单株的独苗儿。我在它们的生长中有些厚此薄彼了。这一天，我用小刀割破了我四个手指头，让血水成股大滴地落进了水桶里，给多次浇过血滴的麦棵视情而定浇了半碗或一碗，而给那些喝我血水少的独苗一口气浇上两碗或三碗。到晚间，再次夜深人静时，根据麦棵的编号我挑选了十几棵，有的是白天喝我半碗血水的，有的是喝我一碗的，还有是喝我两碗、三碗的。我在这十几棵编号麦上都盖了旧报纸，把报纸的四边用沙或石头压起来，待着子夜再次到来后，我站在麦田里，听到那报纸下的声音吱吱喳喳如虫娥、小雀在纸下挣着身子要往纸外飞。至来日，天亮时再去看那些旧报纸，原来都是塌着盖在麦苗上，可现在全都如伞样被麦棵撑鼓起来了。那些喝了两碗、三碗血水的麦，不仅把报纸撑伞状鼓起来，还有麦叶、苗尖扎破报纸钻到纸外边，碧绿碧绿如竹叶一样又硬又厚地傲在日光下。掀开那些报纸后，那些独苗的麦，已经不是单棵独枝了，和别的一样都分杈拔节成了一蓬野荆似的一丛一簇了。

用血灌溉小麦来提高亩产，在这数千年中国农业耕种史上都可谓前所未有，此文学书写可申请最近的吉尼斯纪录。阎连科刻薄、狠毒的笔法由此可见一斑。但我仍然读出了